

文史資料選輯

合订本

〔第七冊〕

中国文史出版社

合订本 第七册

(总二十三一一二十五)

文史資料選輯

中国文史出版社

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十三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导致新疆和平解放的历程	陶峙岳 (1)
从撤出陝西到川北起义	裴昌会 (11)
起义前的几点回忆	李 振 (23)
川西起义經過	嚴嘯虎 (35)
我从鄂西潰退入川到起义的經過	陈克非 (43)
云南和平解放前后的几点回忆	曾恕怀 (84)
解放前夕我和胡宗南策划的一个阴谋	宋希濂 (92)
云南解放前夕軍統在昆明的特務活動	沈 醉 (101)
对《云南解放前夕軍統在昆明的特務活動》 一文的补充	卢 漢 (144)
陈光甫与上海銀行	楊桂和 (146)
蕪湖胡开文墨店調查	蕪湖市工商業联合会 (170)
戴洵、薩鎮冰出國考察海軍	林獻忻 (187)
福建海軍沿革紀要	陈培源、陈志武、郭秀如 (192)
回忆康南海史实	康同璧 (201)
补充和訂正	
关于《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战争》的补充	柳萬人 (219)
对《我与政学会》文中的訂正	毛嘯岑 (220)
关于《韓復榘特謀队》的补充	朱子勉 (221)

- 关于《流亡关内东北民众的抗日复土斗争》一文
的订正 阎宝航 (224)
- 关于《清末东三省绿林各帮之产生、分化及其结
局》一文的订正 刁岫生 (224)
- 关于莱芜蒋军被歼记一稿的补充材料 庞镜塘 (225)
- 关于《非常会议前后》一文的补充 杨玉清 (227)
- 关于《郑汝成之死》之订正 冯亚雄 (232)
- 对《关于国民党官僚资本的见闻》一文的补充 董巽观 (233)
- 关于《广德、泗安的防御战》的补充 雷云仙 (235)
- 对《我所知道的陈诚》的一点更正 柳挺生 (237)
- 对《我对许崇智了解的片断》的补充 柳清若 (237)
- 《长城抗战概述》的补充材料 符昭春 (239)
- 对第十五辑两文的两点疑问 张惠通 (240)
- 关于《辛亥以后二十五年间贵州军政概述》的订
正 陈弦秋 (241)
- 对《九一八事变前后日寇和汉奸在东北的阴谋
活动》的订正 王 前 (241)
- 关于《一九三一年宁粤合作期间我的内幕活动》
的更正 刘叔模 (242)
- 关于《改组派回忆录》的更正 何汉文 (243)
- 《申报与史量才》书后 章士钊 (244)
- 史料辨实 康同璧 (247)
- 关于《孙传芳五省联军的形成与消灭》的订正 谭志清 (249)

附注

- 对《起义前的几点回忆》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四辑二六七页
- 对《川西起义经过》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七辑二三六页
- 对《解放前夕我和胡宗南策划的一个阴谋》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辑二五四页、第三十一辑三〇六页
- 对《云南解放前夕军统在昆明的特务活动》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辑二五四页、第三十一辑三〇七页、第四十三辑二七一页
- 对《陈光甫与上海银行》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辑二五七页
- 对《关于〈非常会议前后〉一文的补充》的订正见《选辑》第三十辑二五五页
- 对《关于〈广德、泗安的防御战〉的补充》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一辑三〇八页
- 对《关于〈改组派回忆录〉的更正》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一辑三一二页



导致新疆和平解放的历程

陶 峙 岳

—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国民党驻在新疆的一支近十万人的部队，在新疆警备总司令部策划率领之下，宣布即日和广州反动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通电起义。随后，新疆省政府及其所属单位，在省主席包尔汉、秘书长刘孟纯、委员屈武等率领下，通电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新疆获得和平解放。

当时起义的部队，是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序列的整编四十二师所辖一二八、六十五、骑八、骑九四个整编旅，整编七十八师所辖一七六、一七八、一七九三个整编旅，整编骑兵一师所辖一、二两个整编旅，包括驻在新疆的联勤总部系统的物资供应局和空军地勤人员。

起义部队给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及有关方面申宥通电：“我驻新疆将士三四年米，秉承张文白将军之贤明领导，拥护对内和平、对外亲苏之政策，执行保卫国家、爱护人民之任务，兢业从事，始终如一。自张将军离开西北，关内局势改观。新省远在边陲，各族人士无不殷切期望遵循张将军之一贯政治主张，确保地方之安定。而张将军复备致关垂，责以革命大义。嘱全军将士迅速

归向人民民主阵营，俾对国家有所貢献。峙岳等分属軍人，苟有利于国家人民，对个人之毁誉荣辱，早置度外。現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第一屆大会正举行集会，举国人民所殷切期成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將誕生，新中国已步入和平建設之光明大道。新疆为中国之一行省，駐新部队为国家戍边之武力，对国家独立、自由、繁荣、昌盛之前途，自必致其热切之期望，深愿为人民革命事业之彻底完成，尽其应尽之努力。峙岳等謹率全軍将士，郑重宣布：自即日起，与广州政府断絕关系，竭誠接受毛主席之八項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全軍駐守原防，維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革命軍事委員会及人民解放軍总部之命令。謹此电聞，敬候指示。”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九月二十八日給起义將士复电：“你們在九月二十五日的通电收到了。我們認為你們的立場是正确的。你們声明脱离广州反动殘余政府，归向人民民主阵营，接受人民政治协商會議的領導，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革命軍事委員会的命令处置，此种态度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我們极为欣慰。希望你們团结軍政人員，維持民族團結和地方秩序，并和現在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軍合作，廢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設新新疆而奋斗。”

彭副总司令給起义將士复电：“將軍等率領部队起义，脱离反动阵营，甚为欣慰。希望坚持进步，彻底改造部队，为共同建設各民族人民的新新疆而奋斗。”

經過了相当长时间的斗争，起义終于实现了。当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复电在报纸公布之后，全疆各族人民真是无比兴奋。

二

新疆起义是由漸变到突变，經過了曲折崎岖的历程的。追溯

源流，有它的前因后果。

早在一九四三年，盛世才在新疆政治投机失败，国民党的势力伸入新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残酷的压迫剥削，于一九四四年激起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的民族人民武装革命，一九四五五年九月进逼玛纳斯河对岸，形势十分紧张。当时张治中将军奉派飞新，通过与有关方面联系，认为新疆问题只有遵循和平途径来解决。经过重重的努力，通过曲折的和谈，于一九四六年春夏间与伊、塔、阿三区代表签订了和平解决条款。接着成立了有各族人士参加的民族联合政府。提出了“和平、统一、民主、团结”的施政纲领，和增进中苏亲善的外交政策。同时，成立了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我曾一度调来主持其事，不久即由宋希濂接任。由于以上各项措施，对内消弭了战争，对外得到了苏联帮助，在相当时期内出现了相对的安定局面。这就对新疆后来的和平解放发生了深远影响。

一九四七年夏，由于一系列事件导致了民主联合政府的分裂，伊、塔、阿三区人士撤回伊犁。新疆局面一时陷于僵持状态。张将军深深感到：如此下去，新疆仍有流血危险。认为有调整新疆军政负责人而首先是军事负责人的必要。因此，我于一九四八年秋以西北军政副长官再次兼任了新疆警备总司令。当我将去新就职，张在兰州私邸，出示他迭次建议蒋介石力主国内和平的一些函件和谈话记录，并谈到一些今后的安排，因而对于新疆将来出路问题，已是“心照不宣”，有了共同的默契。

到一九四八年底，东北国民党反动派部队全部被歼。天津相继解放。北平正在酝酿和平，国内形势迅速发展。在张将军考虑新疆问题中，已认为必须进一步在亲苏原则下，保持和平局面，巩固民主团结、设法恢复和伊、塔、阿三区的合作，准备过渡到“和平

交代”。就在一九四八年底按照预定计划改组了新疆省政府，把大土耳其主义者——新疆省政府主席麦斯武德等撤换，以包尔汉任主席，借谋三区关系的改善与新疆和平局面的确保。

新疆政治的关系正在调整，军事的压力乃相继袭来。关内的顽固派垂涎新疆的几万军队，企图把它拿去当炮灰。

一九四九年二月，曾接李宗仁电报，新疆驻军除留一旅担任防务外，余悉调进关，参加内战。马步芳则要把骑一师调回青海，宋希濂也要把军官训练班全部及其武器装备调进关内。这些部队，派系复杂，究竟听调不听调，非我一已之见所能决定。为了统一认识，就以整编部队名义，召集师旅长会议。结果是意见分歧，极不一致，未作具体决定。且看形势发展，由我最后作出安排。于是采取了拖延办法。感于交通不便，运输困难，开拔计划报得大，行动经费要得多，就以此作为应付手段。自己则多方借口，坚持不去南京、广州。拒绝部队调动，确是新疆局面尔后发展的关键所在。一拖再拖，时间就是出路。但这也是在新疆特殊情势下，方能出此一着。

通过以上一系列安排，新疆局势可以拖下去，但最后如何动员部队起义，则有待时机的成熟了。

三

西安解放，西北局面改观，时机就一天天迫切起来了。约在一九四九年七、八月间，对于起义开始酝酿。首先是刘孟纯（军政长官公署秘书长兼省府秘书长）、陶晋初（总司令部参谋长）、屈武（省府委员兼迪化——现改乌鲁木齐市长）、刘泽荣（驻新外交特派员）、梁客博（总部政工处长）等各向有关方面联系、交谈、分析和反

映。当时机未到絕對成熟，防止万一有失，我不能公开表示什么态度和流露任何感情。但認為总司令部领导人的意見必須一致，南疆部队的行动必須一致，为此，我在八月十五日左右，偕物資供应局长郝家駿、政工处長梁客博以检查部队后勤工作为名，約了駐在南疆喀什的副总司令兼整編四十二师师长赵錫光在焉耆見面。那次密談是沒有第三者参加的。赵本极不愿部队內調，对于起义部署，深表贊同，南疆就由他負責。东疆毗連甘肃，酒泉是其門戶，而河西走廊正是兰州的退路。賴有彭銘鼎（西北軍政长官公署副參謀長）、曾震五（八补給区司令）两人在兰州暗通声气，不仅曾与新疆互相呼应，而且促使酒泉和平解放，确保玉門油矿安全，彭、曾尽到最大努力。

当馬步芳接任西北軍政长官，駐在新疆部队之最听指使者为其嫡系整編騎一师师长馬呈祥。其他如整編七十八师师长叶成，所属一七九旅旅长罗恕人，虽为胡宗南系，而罗与馬私人亲善，勾結甚密，叶則俯仰其間。他們有一共同意識，則为反共。当兰州战事日益紧迫之际，駐新部队內調問題又形紧张。以馬呈祥为中心，罗恕人实为主謀，每以內調为請，实則不愿率部起义，态度极为明显。考慮到部队将领情况如此复杂，如处置失当，一旦决裂，后果何堪設想。于是就以不能內調为題，經与叶成、馬呈祥、罗恕人等从事愚談。首先从新疆本身特点，根据当时全国局势，新疆怎么办談起，天天談，夜夜談，談的方面很多。无非是希望他們放弃內調打算，从而不致阻挠准备起义的各项安排，到必要时，可設法滿足其个人行动的物质愿望。对这些人說，要他們一旦在政治上作一百八十度的轉变是不容易的，只有从許多利害方面逐漸說服他們。

兰州情况益紧，解放就在目前。时机已临到最后阶段，我不能

不表示态度和决心，只有打开窗户说亮话了：“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不应干涉他人自由。但必须洞察利害，深明是非，不能感情用事。如有人不赞同起义，也就是不需要和平，那么，和平的反面，就是战争。谈到战争，必须在作战上能操胜算，后勤上有把握，才能应战。我们新疆的军队虽号称十万，但只能应用到点上，彼此不能支援。何况从军事上看，兰州、西宁相距不守，外援断绝，退路不通，运输困难。在这种情势之下，我们能不能作战呢？再从基本上说，新疆的问题，由于地理环境的关系，由于民族的关系，决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所以，在我们的基本政策上，一切都需要运用和平方式，也是要用政治方式来解决的。否则对国家、对人民、对我们自己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如果我们不争取主动，求得和平解放，将使十万官兵，盲目牺牲，地方秩序混乱，人民流离失所，引起民族仇杀，都是必然的结果。如果坚持战争，放弃和平，一定会弄得既不能战、又不配议和的地步，进退两难。又何苦乃尔呢？至于我个人的生死荣辱，早已置之度外。请大家选择吧！”这一席话，叶、马、罗等亦未表示反对。更从罗恕人淌下眼泪来看，似乎有动于衷。但他们思想感情，还是处于摇摆、混乱、矛盾的状态。

事态的发展，总是有起伏的。就在经过多次悬谈之后，一日深夜，我已就寝，叶成急来扣门。说：“罗恕人、马呈祥认为你近来态度变了，一定是受了包围。为了‘清除君侧’，决定今晚把主张起义的刘孟纯、陶晋初、屈武拘捕起来，部队已准备出勤。我提議应先告訴你，他们同意，故来相告。他们限我半个钟头以内回去。”我想叶之来告，其中还有几分感情作用。因留叶，电话约罗与马来谈，语极恳切，他们果即来。相见就一言直入：“你们要捕人，第二步怎样办？新疆情形特殊，如果一声枪响，能保地方不致糜烂？这

样，于你们有甚便宜？”当时，他們相顧无言，只見罗恕人淌下泪来。久之，囁嚅而言：“我們内心有痛苦，你似无动于衷。講道理，又每为你所屈……”听罗之言，可以想見他們的矛盾苦恼，大都是基于为个人打算，应即因势而利导之。我說：“大家知道，一个人基于感情用事，而忘却了利害与是非，那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你們还承認我是总司令的話，就应让我以冷靜头脑为你們考慮問題，因应恰当，何用遇到困难而只是长吁短叹，甚至与你們相对而泣呢？目前整个局势，你們知道很清楚。应不再涉想象部队內調那样无济于事的煩惱問題了。你們帶部队走也好，个人离开也好，望再細思之。我要把一顆赤裸裸的心摆在你們面前，我决不离开新疆，要与全省老百姓和全軍将士及其家属共生存。我有这样責任，尽到責任，虽死不辞。”話头很长，尽情傾吐，因而他們也就平靜下来。一場风波，总算平安过去。东方快发白了，始各散去。在此险恶关头，脸皮幸未撕破，留有余地，大事就好办了。

第二天，我单身匹馬地闖进老滿城騎一师师部，他們正在开会，見我突然而来，神情頗为不安。但看不到一个随从，表示對他們是相信的，他們也就释然。我乘机作了进一步解說，比昨晚說得更深些。他們甚至連推想到我日后会如何行动都說出来了。不过他們对我心事的估計錯誤，純系从个人着想出发的。立場不同，对問題的看法不一样，无足为怪。經過这次長談，似很投机，他們最后露出笑容，对我意見似已首肯。后来，通过各方面對許多具体問題的接触解决，尽可能滿足其物質愿望，复由刘汉东（迪化警察局长，和罗恕人等結交深）加以劝說，事机已見好轉。最紧要者，在解放军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下，西宁繼兰州之后急速获得解放，馬家巢穴，破灭无遗，馬呈祥已无留恋余地。且得到消息，他在青海家

屬已安全逃到广州。另方面，馬步芳最后逃往香港时，还携走騎一师应得軍餉銀元五万元（例由青海拨付），也使馬呈祥极为不滿，訟为临难不相顧，情誼何在？在此內外影响之下，于是馬呈祥、罗恕人、叶成等明白表示，愿交出部队，办清手續，許其循南疆去印度。滿天烟雾，至此始稍露曙光，就是大局从此可以暫告稳定，容許另作安排。但事后也有人提出指責，謂不应託反革命逃走的。不錯，从某种意義來說，应有此議。但是事实也应顧到反革命是不会甘心自己灭亡的，总想来作最后掙扎。蒋介石、胡宗南知道新疆情形，一面来电罵我“投降共匪”，一面暗中分別勾結部队将领，以遂私图。蔣胡之流，慣耍这样流氓手段，对駐新部队經費从六月份起分文不发，而以开拔費名义汇来百万元（通过兰州长官公署，馬步芳又扣去二十万元，所余恰够維持生活三个月），其险毒无恥，令人憤恨。直到叶成、罗恕人、馬呈祥整装待发之前夕（九月廿三日），胡宗南还有电分致叶、罗、馬三人，要他們把队伍帶到南疆，許以空投接济。他們最后集議，卒以“大勢已去，不能有为”而未反前議，这是叶成当面告訴我的。依据以上事实来看部队動向，是极为微妙的，要罗恕人等贊同起义，势不可能。如果坚持不讓他們循着适当的途径离开，一旦橫生枝节，事情也很不好办。馬呈祥、罗恕人、叶成等偕其家属于九月二十四日离迪南行，新疆部队的起义通电就在二十五日发出了。以后他們經過阿克苏时，还有人逼令叶成回迪，幸未酿成变故，新疆終于获得和平解放了。

当中国政治协商會議第一次大会正在北京集会，新中国即將誕生，对于新疆能否导致和平，当为各方面——特別是新疆各族人民所殷切关注。张治中将军奉毛主席指示于九月十日由北京来电，晓以大义，囑即行动，并对今后部队安排作了詳細指示，其关

切之情，尤为备至。我们于十六日收到此电，振奋之余，更难忘起着促进作用。一年以来，在新疆局势动荡中，对有关军事、政治、外交各方面的策动、筹谋、协调、统一，刘孟纯、陶晋初、屈武、刘泽荣以及其他许多同志突破万难，作出了很大贡献。

四

新疆和平解放之后，新秩序亟待建立。经此一大改变，除极个别地区小有骚动，总的来说，全疆是安定正常的。我们只想今后如何巩固地方秩序的安定，进行部队的彻底改造，能为建设新新疆作出应有的贡献，我们没有要求，一切听党的话。首先是希望正在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能够提早进到新疆。为此，我偕郝家骏于十月六日到达酒泉，曾震五、彭铭鼎已先在此，我们会见了彭副总司令和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将军、政委王恩茂将军以及其他许多高级将领。对于起义部队和地方现实状况作了详尽的汇报，也接受了亲切的指示。在王震将军亲自主持下，商定了起义部队的改编方案。这一改编方案，是依据现有人员武器实际数目，按照解放军统一编制订下来的，一切应有待遇，与解放军毫无差异。到一九四九年底，在上级的领导和解放军兄弟部队的帮助下改编完毕，从此归入到人民军队行列，废除了旧制度，建立了新制度，就这样开始新生了。有关解放军由酒泉向西进军的运输问题。也依照王震将军的规划安排，由原驻新后勤机关就现有车辆、汽油、器材等尽可能提出供应，部分的有便于解放军输送，赶快驰往全疆各地，这对后来新疆局势的发展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解放军先头部队战车第五团于十月间到达新疆首府，其余部队也随后分别进抵天山南北和昆仑山麓。各族人民见到自己的军队，欢迎之热烈，真是盛况